

汉傣天干研究

吴安其

[提要]傣历天干十字的读法不同于汉语，是古侗台语肢体记数法的遗存。汉语天干也是古肢体记数法的遗存。这两种记数法都是从“指甲”开始到“头”，利用身体不同部位记数。

天干十字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序数词。商的先王如“太甲”“小甲”“祖乙”“祖丁”等，以天干字为名，殷商以天干与地支相配纪日。农历用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傣历的干支纪年始于公元1180年，即傣历542年。那一年也是傣历的庚子年。傣历每一年的起始时间不同于农历。^①傣历的干支纪年当来自中原。傣历的地支字的读法借自汉语，如版纳傣语：“子”tsäi³，“丑”päu³，“寅”ji²，“卯”mäu³，“辰”ci¹，“巳”säi³，“午”sa¹ŋa⁴，“未”met⁸，“申”çen¹，“酉”läu⁴，“戌”çet⁷，“亥”käi⁴。傣语地支读法多来自上古晚期的汉语。

傣历的天干除了“甲”和“癸”的读法与中古汉语似相近外其余的差别很大。傣历“甲”和“癸”的读法是系统中的一部分，应不是中古汉借词，而与最初的这个记数系统的表示法有关。汉语和傣语的天干读法应来自古代的肢体记数法。这种记数法是从指尖到头，用部位的名称表示序数。

法国的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他的《原始思维》中这样转述澳大利亚土著计算日期等的方法：“要规定部族集合的确切日期……必须计算途中将有的站数或宿营次数或者新月出现的次数。如果计算的数目很大，土人们就求助于身体的各个部位，每个部位在这个计算法中都有一个公认的名称和明确的位置。从一只手的小指开始计算的这许多身体部位，就是按情况所要求的那样表示了同样多的站数、天数和月数。”^②

一 傣语的天干读法和肢体名称

现将傣历中天干读法抄录如下，构拟其台语古音，并与侗台语肢体名称比较：

天干	版纳傣语 ^③	台语古音	记数部位	侗台语拟音
甲	kap ⁷	*klap	指甲	*klap
乙	däp ⁷	*?dap	(指)关节	*kh-dap
丙	lai ²	*lar	手背	*lar
丁	muŋ ²	*məŋ	手腕	*mliŋ

^① 张公瑾：《傣族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8页。

^③ 张公瑾：《傣族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戊	byk ⁷	*C-bək	臂	*C-bok
己	kāt ⁷	*kot ⁷	肘	*gut
庚	kōt ⁷	*kut ⁷	胳膊	*ket
辛	loŋ ⁴	*loŋ ^B	背	*C-laŋ
壬	täu ⁵	*tu ^C	乳房	*tu-g
癸	ka ⁵	*ka ^C	头	*kla-g

“指甲”，版纳傣语 lep⁸ (mu²)，德宏傣语 karp⁹ (leu⁴mu²)，毛南语 dip⁷，黎语通什话 (tsu²) lip⁷，布央语 lip³³ (niak⁵⁵)，原始侗台语 *klap。

“关节”，水语 (?dak⁷) harp⁷，原始侗台语 *kh-dap。^①

“手背”，侗语 lai² (mja²)，临高语 (mɔ²da¹) loi²，原始侗台语 *lar。侗语 lai²本义为“背”。古侗台语大约用它来表示手背。

“手腕”，布央语 (tsiu⁵⁵ma⁰) miŋ¹¹，黎语通什话 ziŋ² (手)，原始侗台语 *mliŋ。^②

“手”“手腕”为 *mliŋ，应是较早的词。“手”壮语柳江话 fuŋ²，版纳傣语 mu²，侗语南部方言 mja²，侗语北部方言 lja²。^③

“臂”，布央语 ?boŋ⁵⁵，原始侗台语 *C-bok。

“肘”，壮语武鸣话 ɕuək⁸ kem¹，标语 hy²kun⁶。^④ 标语双数调的 k- 来自 *g-，^⑤ 拟原始侗台语“肘” *gut。^⑥

“胳膊”，壮语 kem¹，黎语通什话 khim¹，原始侗台语 *ket。

“背”，壮语 laŋ¹，版纳傣语 läŋ¹，原始侗台语 *C-laŋ。

“乳房”，版纳傣语 täu³，水语 tju⁴，原始侗台语 *tu-g。

“头”，壮语 kjau³，侗语 kau³，仡佬语 kyo³，黎语通什话 gwou³，原始侗台语 *kla-g。

傣历天干字的台语拟音与侗台语“指甲”(手指)“关节”“手背”“手腕”“小臂”“肘”“胳膊”“背”“乳房”及“头”等肢体名相近，故可假定傣历的天干来自古侗台的肢体计数法。

二 汉语天干的古音和肢体名称

关于汉语天干字的含义甲骨文释读者多有猜测，如郭沫若说，“甲”是鱼鳞，“乙”是鱼肠，“丙”是鱼尾等等。^⑦ 汉语天干字可能也是来自肢体记数法。现为汉语天干字构拟古音，并与从指甲开始的系列肢体名对照如下：

^① 水语 ?dak⁷ “骨头”。如“枫树”，水语 fu¹ (<* hu¹)，毛南语 hu¹，邕宁壮语 hlau¹，仡佬语 hyau¹，古侗台语 *khru^A。“骨节”泰语、壮语龙州话 kho³，丢失 *p。故原始侗台语“(骨)关节”拟为 *kh-dap。

^② “手腕”，版纳傣语 xo²mu² (骨头，手)。mu² “手”，是南岛语借词或底层词，< 南岛语 *lima。

^③ 壮语 f- 和其他诸语 m- 等的对应关系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中第 314 页的这组词。

^④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中拟为 *ɕuək (第 415 页)。标语的读法见梁敏、张均如：《标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84 页。

^⑤ 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第 220 页。

^⑥ “舌”上古汉语 *slat，原始藏缅语 *s-let，原始侗台语 *m-lin-s。“睡”上古汉语 *mət-s (寐)，原始侗台语 *m-lun。(参见拙著《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309、311 页)原始侗台语 *m-lin-s 的词根 *lin 若与汉语等同源，当来自 *lit。故原始侗台语的一些词中发生过 *n > *t 的演变。

^⑦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535-1541 页。

天干	汉语上古音	记数部位	部位古名	汉语上古音	古南岛语
甲	*krap	指甲	甲	*krap	
乙	*qrit	指节	节	*sqrit	
丙	*m-kraŋ	手掌	掌	*k-laŋ	
丁	*g-leŋ	手腕	腕	——	*gəlaŋ
戊	*mo (-s)	小臂	臂	——	*ləmo
己	*kə	肘	肘	——	*pəku
庚	*klaŋ	上臂	胳膊	——	*laŋ (-an)
辛	*skrin	肩	肩	*krin	
壬	*nəm	颞	颞	*qh-nap	
癸	*m-kit (-s)	头	页	*git	

“甲”，甲骨文一期刻为“口”中有“十”或省为“十”字形。古汉语“甲”本指鳞甲，转指铠甲，又指爪甲。

“乙”，甲骨文一期已刻为弯曲的“乙”字形，当为手指的弯曲之形。“节”，子结切，精母字，来自 *sCr-。^①“节”，古代除了指竹木节，还指肢体骨骼的连接处。

“丙”，甲骨文一期如郭沫若所说，像鱼尾。笔者疑其本为手掌之形后讹为形似鱼尾。“丙”的谐声字有“更”“硬”等。“硬”上古 *ŋraŋ < *m-kraŋ。故“丙”的上古早期的读音为 *m-kraŋ。

“丁”，甲骨文一期为椭圆形一圈，或实心的椭圆。“丁”的谐声字有“成”（是征切）、“颞”（渠京切）等，上古音 *g-leŋ。

“戊”、“庚”、“辛”、“壬”、“癸”诸字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与本文讨论的肢体形象无关。

“丁”“戊”“己”“庚”的读法疑来自南岛语。

“手腕”，如爪哇语、印尼语 gəlaŋ，他加洛语（菲律宾） galaŋ-galaŋ，古南岛语 *gəlaŋ。可与古汉语“丁”的读法比较。南岛语 *gəlaŋ 这个词可能也作为肢体部位名称借入汉语，即汉语“掌”，上古音 *k-laŋ。

“手”及“臂”，邹语 mutsu (<*limo-ʈ)，巴厘语 limə，古南岛语 *ləmo。^②可与古汉语“戊”的读法比较。

“己”，甲骨文一期刻为弯曲的“己”字形，表现手、腕、小臂、肘及上臂的弯曲之形。“己”上古音 *kə。“肘”，鲁凯语 poko，排湾语 piku，印尼语 siku，古南岛语 *pəku。可与“己”的读法比较。

“胳膊”，印尼语 ləŋan，排湾语 valaŋalaŋan，古南岛语 *laŋ (-an)。可与古汉语“庚”的读法比较。

“辛”的谐声字“宰”，作亥切，上古音 *skrir。“肩”的谐声字“颞”，苦闲切（二等），故“肩”的上古音为 *krin，可与“辛”的上古音 *skrin 比较。

“颞”的谐声字“掇”，书涉切，上古音 *qhnap。故“颞”上古音为 *qh-nap，与“壬”的 *nəm 相近。

“癸”的谐声字“颞”，五骨切，“癸”上古音 *m-kit (-s)，可与“页”的上古音 *git 比较。《说文》：“页，头也。”胡结切。

^① 参见拙文《精母的谐声和拟音》，《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

^② 原始南岛语为 *lima。

三 汉傣语天干记数法比较

下表为汉语天干字的上古音、所代表的记数部位名和版纳傣语天干字的古音及所代表的记数部位名的比较：

天干	汉语上古音	记数部位	版纳傣语	台语古音	记数部位
甲	*krap	指甲	kap ⁷	*klap	指甲
乙	*qrit	指节	dǎp ⁷	*ʔdap	(指) 关节
丙	*p-kraŋ	手掌	lai ²	*lar	手背
丁	*g-leŋ	手腕	muŋ ²	*məŋ	手腕
戊	*mo (-s)	小臂	byk ⁷	*C-bək	臂
己	*kə	肘	kāt ⁷	*kot ⁷	肘
庚	*klaŋ	上臂	kōt ⁷	*kut ⁷	胳膊
辛	*skrin	肩	loŋ ⁴	*loŋ ^B	背
壬	*nəm	颞	tǎu ⁵	*tu ^C	乳房
癸	*m-kit (-s)	头	ka ⁵	*ka ^C	头

汉、傣语的天干读法对应于各自肢体部位的叫法，故可推测它们的天干读法来自同一种肢体记数法。两种记数法所使用的记数部位皆自指尖（指甲）至头，“丙”“辛”“壬”对应的部位有所不同。汉语的“甲” *krap 侗台语的 *klap 读法相近，仅此而已。

侗台语词有三个主要来源：汉藏语同源词，南岛语的底层和借词，上古晚期和中古以来的汉语借词。傣语天干的用词是古老的，未见后来的借词。

汉语天干读法的来历早于商代，可能早于文字时代。甲骨文“丁”之后天干字的字形与肢体的象形无关，假借器物名来表示，当为天干的读法来历久远所致。最初只是口耳相传的记数法，后来才以文字记录。即商代之时“丁”之后诸词的本义已不为文字的使用者所知。

新石器晚期的黄河下游居住着东夷人，商的先民的主体当属于东夷部落，其中也有南岛部落，他们是建立商王朝者的先民。这一时期长江下游居住着越人，他们的后裔是侗台人。^①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居民在数千年中有文化上的交流。南岛人在距今三五千年的这段时间里主要分布在粤闽台，另外也分布在浙江南部和山东沿海等地。^②设想夏代黄河下游的东夷人和长江下游的越人都采用肢体记数，后来用文字记下来的便是甲骨文的“丁”字和傣文的“天”字。傣文的记录要晚得多，仍应来自一种与古东夷人的天干相似的记数系统。

^① 长江下游新石器早期分布着青莲岗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新石器中期分布着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新石器晚期分布着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到了商周时代湖熟文化分布于今江苏、安徽的长江两岸。这一地区的几何印纹陶器与江淮地区的相近。商代分布于苏南和浙江的是与良渚文化有因袭关系的马桥文化。苏南的马桥文化是浙江的马桥文化的北传。长江下游南岸，苏南、皖南和浙江地区夏商至战国早期分布着一种土墩墓。土墩墓文化的南区直抵浙闽赣交界地区。土墩墓文化与稍早商代的马桥文化有渊源关系，在越建国前已存在，直至春秋晚期楚文化向东扩张才渐衰落。从分布的时间和地域看与古越的存在较为一致。与土墩墓文化分布有一定联系的是今天仍然存在的语言区域性特征。今浙江上海地区，如上海、松江、奉贤、金山、嘉定、宝山，浙江的永康、仙居、文成、永嘉、庆云、青田等地的方言土语中塞音声母带先喉塞音。浙江南部和上海郊区吴方言的这一区域性特征如同侗台语，是侗台语的底层。汉语方言中侗台语底层还分布在福建、两广和湖南的一些地区，大体上与百越分布一致。

^② 参见拙著《汉藏语同源研究》。

汉语的数词和藏缅语的有渊源关系，是从五进位数词发展起来的。藏缅语中未见有天干记数法。汉语与藏缅语分家以后，分布在黄河下游，与古侗台语和南岛语有密切的接触关系。我们可以从汉语中找到一些古南岛语借词。沙加尔（Laurent Sagart）曾举出汉语与南岛语成组的对应词以说明汉语与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① 汉语与藏缅等的关系比较密切，与南岛语的关系较远。沙加尔文章中部分汉语与南岛语的对应词应是古南岛语借词。如“吴”，见于甲骨文一期（4.29.4）和周早期的金文。《说文》：“吴，大言也。”段注：“大言即谓譁也。”上古音 *ŋa。“喊”，爪哇语（m-）bəŋɔʔ，梅柯澳语（巴布亚新几内亚）ŋaŋa，< 古南岛语 *ŋaŋa。^② “吴”的读法应借自古南岛语。若是同源词，与汉语关系更近的藏缅语中应有类似的说法。汉语“丁”等与古南岛语“腕” *gəlan 等比较也是这个意思。

参考文献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沈兼士：《广韵声系》，中华书局，1985年。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出版社，2002年。
小坂隆一、周国炎、李锦芳：《仡央语言词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
张公瑾：《傣历中的干支及其与汉历的关系》，《傣族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
Laurent Sagart,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Abstract

Tiangan (天干) words are used in Chinese calendar and Daic people's, the two systems are different, from ordinal number systems. Their original way to number is from a finger nail, hand, wrist, arm, shoulder, etc. to head. Some Chinese Tiangan words were from Austronesian, which must be remains of ancient Dongyi (东夷).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① Laurent Sagart,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② 沙加尔用“吴”“菩”和“甗”这一组字说明汉语与南岛语的对应关系。“菩”，古同“菴”。《方言》卷三：“苏亦荏也。”郭注：今江东人呼荏为菩，音鱼。沙加尔用南岛语“芝麻”对“菩”。“甗”，见于《集韵》和《玉篇》，不见于先秦文献。《玉篇》：“甗，瓿也。”“甗”字晚出，说法当来后来的方言。用南岛语“沙锅” (pot) *baŋa 对“甗”，或可为证。